

山东省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专项调查特别报道>>

极端天气,迎风踏雪找到团山摩崖造像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郭学军

1月7日,济南遭遇极端天气,气温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户外气温普遍接近零下20C°。当多数人紧闭门窗在室内躲避寒潮时,在济南市长清区团山脚下,却有一队迎着寒气、踏雪上山的逆行者。他们是山东省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专项调查组一组的工作人员。自2020年9月启动专项调查活动以来,一组已经两次来团山寻访摩崖造像,均因不熟悉路线无功而返。此番第三次开启团山摩崖造像的寻访之旅能否遂愿,记者闻讯跟随调查队员步行上山一探究竟。

我国石窟寺和摩崖造像分布广泛、规模宏大,是我国古代灿烂文明的集中体现,是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见证,具有重要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去年,全国石窟寺专项调查在全国各地次序展开,旨在对全国石窟寺和摩崖造像的基本情况、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一次全面调查。范围为我国境内已登记和新发现的1911年以前开凿的石窟寺(含摩崖造像)。

1月7日上午9点50分,记者跟随山东省石窟寺及摩崖造像专项调查组一组来到团山脚下,踏着咯吱作响的积雪,穿过灌木荆棘和低矮的柏树林,大家开始向着“传说”中的目标进发。据了解,之前,调查组已经根据到附近的金牛洞寻访时意外获知的信息和知情人提供的线索,分别于2020年12月14日和2020年12月18日,先后两次来团山寻访,每次寻访都耗费几个小时,攀越多个山头,但由于所依据的信息不准,都没有寻访



▲调查人员为团山摩崖造像测量拍照



◀调查队员在测量团山摩崖造像

到团山摩崖造像。

这次,他们联系到济南野外碑刻研究专家、曾探访过团山摩崖造像的黄鹏先生,请黄鹏带路一起寻访。记者当年曾跟黄鹏来过一次团山,正好可以对记忆中

的寻访线路为他做一点补充。

团山并不高,但山上没有耕地和果树林,属于一处长满荆棘灌木和茂密柏树、人迹罕至的野山。尽管已是寒冬时节,植物枝叶凋零,但由于柏树掩

隐和灌木荆棘丛生,从山下还是难以看出山上的状况。所以即便曾在山上见到过造像,再次来寻找也未必能寻找到。

“摩崖造像应该在这个山坡上!”由于来此探访已过去好几年了,再加上附近几个山坡比较相似和山下道路改变,黄鹏经过几次查看对比相邻的山坡,凭着记忆最终确定一个山坡。在他的引领下,调查组一行九人开始攀爬上山。由于残留的积雪掩盖了上山的小路,大家前行的过程并不顺利。“哎哟,我的手被枣树针扎住了,带刺的植物真多!”“雪下的石头子太滑,大家注意别滑倒了!”调查人员一边攀爬,一边相互提醒注意安全,但由于植物密布,仍有人不时被植物针刺扎划。

“长清区的其他石窟寺和摩崖造像我们都寻访到了,就

剩下团山这一处一直没有找到,希望今天能顺利找到它!”有了“向导”亲自领路,调查组领队、曲阜市文旅局外围文物管理处主任孔锋颇有信心,他笑着给大家鼓劲。到了半山腰,黄鹏感觉快到了摩崖造像大致的高度,建议大家散开,横向沿山坡分别查找,他自己则在前头继续往上攀爬。正在大家散开四处寻找时,突然黄鹏大喊一声:“在这里,找到啦!”顿时引来一片欢喜声,大家纷纷朝黄鹏站立的地方聚拢。“终于找到了,就是这一处摩崖造像!”调查组的工作人员看到期待已久的多尊造像,一个个喜笑颜开,立即展开工作。有的给造像拍照,有的清点造像数量、有的测量造像尺寸,有的记录造像风貌特征,有的用无人机空中拍摄造像全貌……忙得不亦乐乎。

“这里除了有摩崖造像,还有三个当年搭建罩棚的柱础,以及一处摩崖题记,但字迹已经看不清了。”尽管冻得瑟瑟发抖,经仔细核对后,调查组成员邢海洋仍充满喜悦地介绍说,由于石质和风吹雨淋等原因,此处摩崖造像风化得比较厉害,但一下子能找到这么多摩崖造像,对于这次野外调查仍具有很大意义。调查组成员、曲阜市文保中心考古专家刘汝国说,根据造像的服饰特征等判断,此处摩崖造像群应该是宋代造像,和不远处的金牛洞造像大致属于一个年代。

“今天不虚此行,可以说收获满满!”经过半个多小时的认真仔细调查,搜集到所需的完备信息后,调查队伍在孔锋领队的带领下开始下山,奔向下一个野外调查点……



七里店学屋旧址

□秦利虎

枣庄市峄城区旧为缙、承、峰、兰陵治所,虽经朝代更迭、风云变幻,但其始终是历代县级治所驻地。峄城区北倚抱犊天险,南有黄邱屏障,养育了一方几多儿女。

七里店坐落在县城东七里的通衢大道旁,是东出县城的第一个官方“驿站”。挨着驿站,有客栈、饭馆、茶斋、肉铺、煎饼店、包子棚、剃头吆喝……有住有吃,有买有卖,车水马龙,集聚市井。古往今来,独具魅力的七里店,隐藏着一段历史,包容着一种独特情怀。

进食山百姓献膳

东汉光武帝三年,董宪反叛,刘永立董宪为“海西王”。光武帝四年春,董宪大将龚休带领兰陵城军民向汉军投降。董宪闻报,派大军围攻兰陵城。汉军虎牙大将军盖延和平狄将军庞萌,率领大军赶到兰陵城救龚休。两军合二为一,与董宪军大战,终因董宪兵多将强,汉军兵败撤退。董宪军队复占兰陵城。

光武帝五年秋,光武帝御驾亲征董宪,带兵住进青石山上的“兰陵石城”。七里店驿站的亭父,得知光武帝住进兰陵石城后,就

【故地往事】

七里店往事

想借此为自己谋个好前程,召集驿站附近的百姓,用竹篓苇筐装着煎饼、馒头、包子、肉、蔬菜,用瓦器盛着羹汤,用瓷壶提着美酒,到山上石城拜见汉将,求见御驾。这就是在七里店民间相传的“箪食壶浆、以迎王师”的故事。这在《峄县志·山川》篇中有记:“城东十里曰青石山,亦名进食山(俗传光武帝驻此进食,故名)。”

仲宏道游桃花山

康熙年间,有一年的阳春三月,峄县知县仲宏道,邀请李夔蜚、杨季蓂、王汝舟、武献吉等地方名士,来到七里店驿站,落座品茗,稍事休息。由驿丞陪同,驿卒带路,踏着春风,走向驿站北的桃花山。此时,桃花山上桃花源,桃花吐蕊香又艳,仲知县一行人,踩着初春的草芽,迎着微风吹落的杏花雨,吟着陶渊明的《桃花源》。他们一行人在花间吟诗作对,畅谈人生。在这依山傍水,错落有致,山与树,花与水,柔美镶嵌的景色中。

一路赏花一路谈,不觉来到山寺门前。进膳房,吃过素食斋饭后,他们一起登上“仙人洞”。站在洞门前,南眺滔滔大运河,千帆万船如穿梭;运河北岸葬王良,至勤至俭

士大夫;东吊荀子墓……

据《峄县志》记载:“仲宏道,字开一。桐乡人。康熙二年以选贡任。沉静温厚,平易近人。而胸中绳墨井井。兴利铲弊,即再三披陈不悛也。如徭夫之班岁更,库吏之金永禁,立徠安社招抚流亡,驿站协济拨归本县,民实利赖之。他若葺文学,培士类,讲乡铎,绝刁告,诚轻生,奖节义,于移风易俗之故,尤拳拳加意焉。任五载,以诖误左迁。境上立石以纪去思。”境上立石《桃花山记》,刻在青石上,这也记在了七里店邑人的心间。

七里学屋育英才

陈家药铺掌柜陈延仁,耕读继世,以耕养读,行医助学,是一位很讲道义的乡绅。他很重视文化教育,常说:“家有黄金著斗量,赶不上养儿送学堂。”在清朝末年,他用自家药铺前面的三间茅草屋办起了私塾,名为“七里店学屋”。至今,七里店的老人还能忆起“前有学屋,后有药铺”的往事。

陈延仁的父亲是秀才,陈延仁是秀才,儿子陈清显、陈清盈也是秀才,七里店人称其“一家为三代好秀才”。陈延仁长子陈清显掌管药铺,时而也到前面的学屋教童生们读书认字。陈延仁

的次子陈清盈,是学屋的先生。学屋的童生,开始是学习幼儿启蒙,按《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的顺序一本本地先念后背,以识字为主,然后再读《论语》《孟子》等四书五经。

陈清盈先生教学管理是非常严格的。据张捷三在回忆录里记述:“我十岁那年,父亲送我到峄县城东七里店上蒙学,吃住都在我外婆家里。我外祖父热心供应小辈们读书,他先供应我大姨的儿子刘少彭上学,紧接着又供应我上学。教我的先生是我二舅,叫陈清盈。我们一进入学屋不许出门,先生教什么,我们就念什么,光念书歌,不开讲,一点都不懂。念不多长时间就叫背,背错一句就挨手板。”民国元年夏,七里店学屋同张捷三一起读私塾的童生们,一块去报考峄县高等小学堂,结果全部被录取了。

新中国成立后,七里店私学废止,政府建起了现代学校——“七里店小学”。政府号召全民文化扫盲,白天适龄儿童在学校上课,夜晚成年人在学校上“扫盲班”。七里店学屋(小学)培育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人才,如刘少彭、刘亦夫、张捷三、陈焕彩、房保国等……他们为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兴盛做出了卓越的贡献。